

于历史深处聆听英雄赞歌

■沈嘉达 钟梦璇

曾经创作有《访问梦境》《我是少年酒坛子》《信使之函》等作品的作家孙甘露,以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4月)荣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展示了他新的文学探索。小说《千里江山图》主要围绕代号为“千里江山图”的这一绝密任务展开,其内容是重建从上海转道广东到达瑞金的3000多公里地下交通线。

从作品的主题来看,这是一部典型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作为“红色叙事”,《千里江山图》叙写的是1933年农历新年前后,我党地下工作者陈千里等人舍生取义、前赴后继,开辟秘密通道,安全地把有关领导从上海撤离,“转移到瑞金,转移到更广阔的天地去”的故事。从上海转道广东到达瑞金,这其中关涉的不仅是千里交通线,更是千里江山与民族大义。“撤离上海,就是把革命的火种撒遍全中国。”作品中,以陈千里为代表的中共地下党员,投身风暴中心,不惜以生命为诱饵,以自我牺牲换取革命力量的一线生机,以殷殷鲜血换取千里河山的勃勃青绿。

作者将红色主题故事与类型化的谍战小说结合起来,使革命历史小说在当代文学场域获得广泛传播效应。忠诚与背叛、阴谋与爱情、伪装与谎言、追逐与搏斗,常见于谍战类型文学中的情节与场景,悉数呈现在作品中。正如作者坦陈:“回望这本小说构思之初的各种设想,似乎是想寻找小

说艺术的某种本质性的力量,来和它所想表达的主题的严肃性形成呼应。”作者所构想的:一方面是红色叙事“主题的严肃性”,另一方面是以谍战小说这种类型形式呈现“小说艺术的某种本质性的力量”。

作者以“有意味的形式”回望历史,从而将作品与流行的谍战小说区分开来。这种“有意味的形式”既是指语言形式上的隐喻、象征作用,也指《千里江山图》本身所建构起的形式图景。就其语言形式上的隐喻、象征而言,当陈千里宣称要找《千里江山图》时,林石说:“你打开窗朝外面看。”陈千里说:“说得是,这些人就是江山。”显然,作品所隐喻的是革命的宗旨——为了这窗外的江山和人民。小说中数次提到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及其诗句“他们说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不禁露出微笑”。这行诗在小说里是主人公陈千里和女友叶桃、弟弟陈千早年约定的接头暗号,象征着他们纯真、美好的青春与热情。于是,每当主人公回首往事时刻,它都会从他的记忆深处浮现出来。这反复出现的诗句,是《千里江山图》整部小说的关节点,引导着小说叙述、情节发展的节奏。

就作品本身所建构起的形式图景而言,其显著特征在于作者设置故事冲突时,采用了“互知”方式。作品中,陈千里的每一次行动,都是在敌方(叶启年)心知肚明的情况下进行,从而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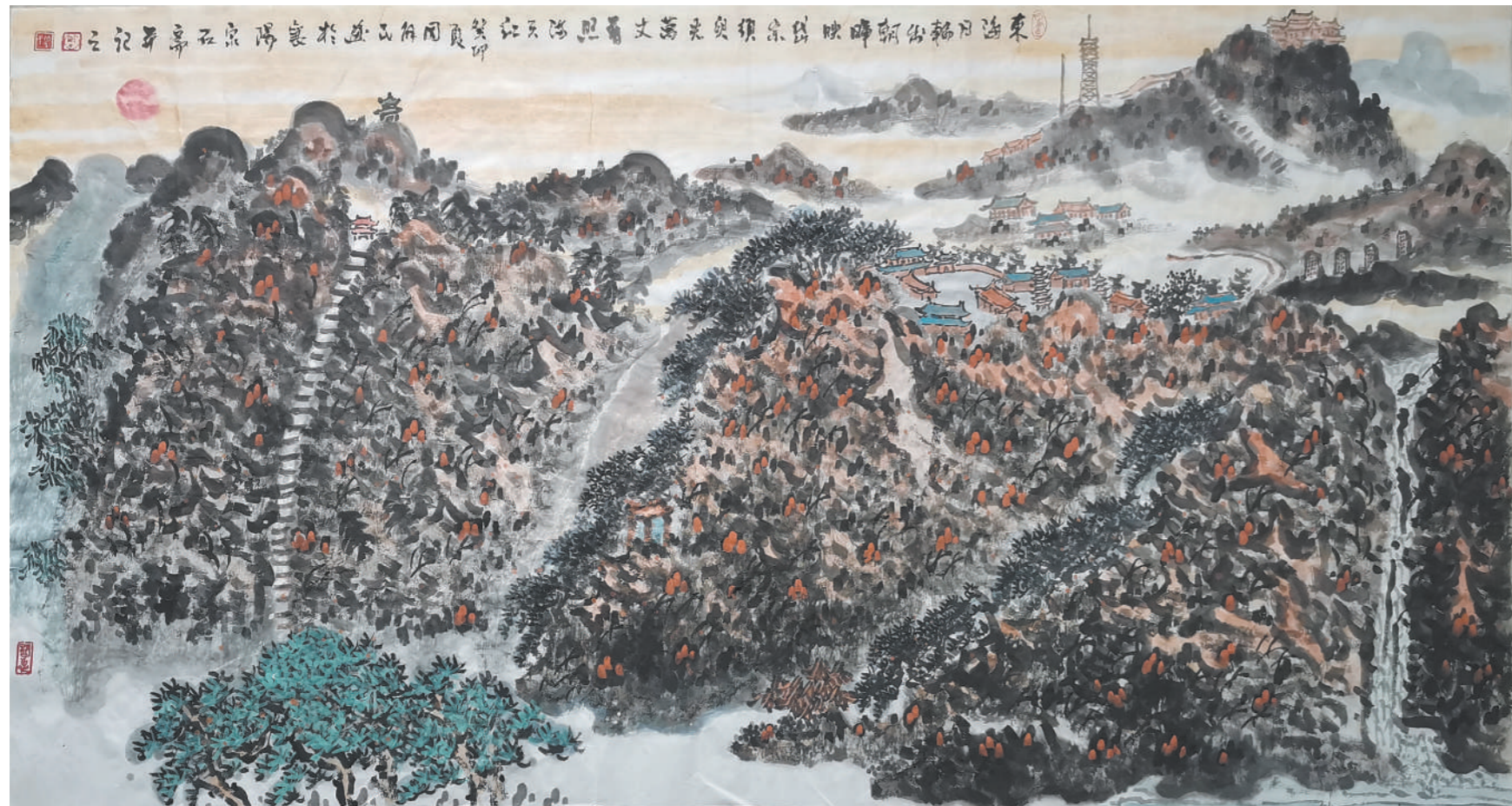
一种敌我双方对位的态势。陈千里无论是银行取钱救人,还是从汕头返回上海滩稳住卢忠德,抑或是最终利用渡船成功营救代号为“浩瀚”的领导人,他的所有行动其实都是在国民党特工总部叶启年的“掌控”之下。由此,“互知”的故事情节设置,构成了《千里江山图》独特的叙事框架。

谍战题材文学作品的共性,在于人物关系的复杂与叙事的频繁转折。理解《千里江山图》可以根据主人公陈千里面对的两个主要对手,将其划分为两条对位的情节线索。其一,陈千里和易君年(在广州化名卢忠德)之间的斗智斗勇;其二,则是陈千里与国民党特工总部领导人叶启年之间展开的对手戏。两条线索的主要内容都是对历史真相的追溯和探访。陈千里破译易君年真实身份的方法,是在广州了解易君年与凌汉的行踪时,偶然在广州警察局门口的香烟铺里,发现了两听易君年3年前订购却没有买走的茄力克香烟。茄力克香烟这一寻常之物,在小说中发挥重要功能。它引导陈千里深入到历史当中,发现报纸上1929年6月11日的消息,称潜伏在公安局的共产党员卢忠德死于6月9日,但6月11日当天,卢忠德却到香烟铺订购茄力克香烟。这条情报使陈千里意识到,当年正是卢忠德杀害了龙冬,并通过报纸传递卢忠德已死、龙冬逃脱的假消息,最终冒用龙冬的化名易君年,成功打入上海地下

党组织。作为寻常之物的茄力克香烟,让陈千里既破解了3年前在广州的疑案,也找出了隐藏在“千里江山图”行动中的奸细。

《千里江山图》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回溯历史深处,以谍战小说的面貌呈现早期地下党人隐秘、残酷、伟大、悲壮的斗争史,彰显了共产党人信仰的力量。作者行文极其注重细节的刻画。在小说《千里江山图》中,细节描写所呈现的安稳、平静的日常生活,与革命工作的动荡、残酷,在叙事节奏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使这个红色题材的谍战故事有了更为丰富的意味。

为力求描摹历史真实,作者深入历史文本资料,力图再现上世纪30年代上海、广州、南京的社会环境、风物和生活,特别是当时上海的建筑、街道、饮食、风俗等日常,建构出了令人身临其境的叙事空间。这些繁复细节的描写,不仅营造出充盈的生活质感,也给读者创造了沉浸式阅读氛围。在几近还原的历史背景中,《千里江山图》叙写革命斗争的残酷和地下党人满腔革命热忱和崇高的牺牲精神,也就有了展开文本叙述的环境依托。作品刻画出隐秘战线上的共产党人秦传安、董慧文、卫达夫、田非、陈千元等,为完成“千里江山图”这一计划,坚持地下斗争,为完成使命“心甘情愿进入敌人设计好的陷阱,心中充满豪情,无所畏惧”,谱写了动人心魄的英雄赞歌。



朝晖映岱宗(中国画)

周解民作

触动心灵的诗情

■唐德亮

列夫·托尔斯泰谈审美与交流时说:“艺术是这样一项人类活动,一个人用某种外在的标志有意识地把自己体验过后的感情传达给别人,而别人也会为这感情所感染,体验到这些感情……如果一个人未受到任何特别训练和未改变自己的观点和立场的情况下去阅读、倾听或观看另一个人的作品,如果他能够体验到一种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又把他自己同这件作品的作者还有欣赏这件作品的其他人联结起来,唤起此种心理状态的东西便是艺术。”军旅诗人曾凡华的诗歌,有悲壮,有沉思,显出诗歌的情思美。读之,是能够“唤起此种心理状态”,亦即心灵共振共鸣情感的诗。

情感之美在于真。曾凡华说:“情”乃源头活水,有比桃花潭更深的蕴意”,又说:“诗思却有无止境”。诗人在太行山上,漫步祖国大地,“用心来丈量这山径之艰,用情来验证这水路之险”。

曾凡华诗歌的情思美,在于其情思具有真善美的品格,富有正义感。《我们在太行山上》,歌颂了八路军在太行山抗日前线战场浴血奋战、英勇杀敌的光辉战史,重点写了1938年春天的神头岭战斗。诗人首先渲染气氛:“此刻,凛冽

的山风呼啸着/宛如一道闪电撕裂夜空的屏障/原野,沉浸在一种恬淡的风气里/青青的麦浪,从脚下一路喧嚣而去/他们的目光,便随麦浪的起伏推向远方/前方,大山的腹地/有一场恶仗,就要打响”。这是战前的状况。接着,作者形象生动地描绘了战斗的场面:暮色“勾勒出树的图案,人的图案/勾勒出猫腰前进的部队的图案/这些年轻的士兵/正在拔节的年龄/看着他们麦浪般推进的姿态……于是,顷刻之间血火纷飞枪炮齐鸣/太行山终于让东洋鬼子体验到/中国人复仇的疯狂”。这些诗句,歌颂八路军的英勇无畏,八路军指挥员的从容镇定。同时,诗人对日本侵略者的野蛮残暴表现了强烈的恨:“日军的铁蹄踏破了武乡县的城门/枪刺上的膏药旗就那样飘飘/煽起兽性的火苗/头盔下的遮挡布就那样摇啊摆/掀起杀戮的风暴”。作者揭示了其情感的根源:“为什么每当电视屏幕/出现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镜头/或在教科书上对‘侵略’二字闪烁其词/我的胸口就堵得慌/血压也往上涨”。爱与恨的情感都十分鲜明,但作者并不仅仅停留在情感上面。他的“思虑有如一叶扁舟”“总有一种情绪在慢慢堆积,总有一种思想在

暗暗结集”,他要在滔滔长河里“寻找着久违的岸”,对战争与历史等进行深入的思考:“其实,历史是用鲜血和鲜花共同论证的定律/谁也无法改写”。诗人将其情感志气巧妙地融入宏大的主题中,读起来生动形象,打动人心,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应。曾凡华诗歌的情思美,有时会以悲壮的美呈现。在与反动势力进行斗争中的胜利往往会以正义者的捐躯牺牲为代价,这种牺牲是一种悲剧,却显示着崇高的悲壮美。

红军长征时,在黔西毕节百里杜鹃山浴血奋战。诗人将牺牲红军战士的鲜血比拟作满山红杜鹃。“阳春的风便会撩起游人凄美的遐思/盘伏已久的暗香,袅袅绕绕/挑动出诗的情怀”“是因为砥砥住了凌厉的风雪和严霜/你才红得如此悲壮”。诗人将杜鹃人格化:“中国有一种品格叫高尚/至今仍你的家族里繁衍生长”“为希望而离去而归来总是亘古相随/只期盼获取来日的复苏与复苏后的力量/千年万年后沧海变作桑田/你的风范犹在”。诗人以杜鹃花为喻,实写红军战士的高尚品格。

从情感再上一层,就是思想与精

神了。思想精神乃诗之魂。有了这个“魂”,诗歌就不会飘飘的。在《致滴血杜鹃》一诗中,诗人进一步提升情思赞赏红军:“而你的这些百年沧桑的老树/却让我产生了彻悟之后的新的哲学观/这种深邃幽远的意蕴”。

“新的哲学观”与“深邃幽远的意蕴”是什么?通读全诗,读者自然会找到答案。作者要“用一个诗人的温柔和史家的刚毅/来担当某些责任,呼吁某种愿望,讴歌某种理想”。这理想自然是共产党人的理想了。诗的思想、精神与理想力量也在提升并撼动着心灵。

曾凡华善于捕捉美的色彩,描绘鲜明生动的画图,提炼美的情思,创造美的意境,让人读之获得美的享受。诗人似乎有一支神奇的画笔,只轻轻地描画点染,一幅生动可感的美丽画面便会跃然纸上。“自峡谷浓绿里淌出这幽幽一线/全无一丝儿挂牵/就像米芾那神来之笔/不经意的点染/刹那间,云蒸霞蔚,气象万千/五省通衢的仙人桥/定格成霓彩”。光与影,虚与实,历史与现实,抽象的情与具象的境结合在一起,水乳交融,营构了一幅令人神往的意境,呈现了美的东方神韵。

美的东西,归根到底,要靠美的语言去表现与实现。曾凡华诗歌的语言,生动、精练、准确,且深得古典诗歌的意蕴,又有独创之处。时代不同,历史在向前,曾凡华诗歌美的情思,其内涵与古典诗人自然不同。这也是因为诗人深得“继承与创新”“守正创新”的表现了吧。

作家王颖洁创作的小说《许诺》(中国文联出版社,2022年1月),是一部以军嫂为题材的作品。主人公许诺,是一个新时代女知识青年形象。她出身中医世家,在人生大事的选择上迈出坚定一步,嫁给了军人陆骏,成为了一名军嫂。在一次次经历中,许诺被军人的精神与情怀所触动,一步步成长为合格的军嫂,也以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带动更多人去理解军人、崇尚军人职业。

在军旅文学中,有很多以军人视角来叙述军人故事的作品,主要人物多是被放置在军营大背景下进行描绘塑造。《许诺》以军嫂为主要表现人物,以部队大院为故事主要背景,以女性视角为切入点,且文本语言细腻,展现出独特的气质。

作者王颖洁生于洛川,是在红色土地上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也是一名军嫂。生活在部队大院中,作者结识了许多身份不同、性格各异、命运迥然的军嫂,听她们讲过不同的人生态度与人生理想、不同的生活点滴与家庭琐事,进而发掘出这一群体相近的心灵感受。军人的妻子,有儿女情长,也有家国大义,她们可能是站在光环之外的影子,却也是军人得以依靠的家庭港湾。

文学作品中所涉及的内容,大致由现实的物质内容(典型环境)、作者重点塑造的人物形象(典型人物)与文本所要表达的精神心理情感三者组成。作品中,“部队大院”作为典型环境,是主人公许诺活动、思索并获得心灵成长的主要空间。作者以军嫂的视角,带领读者置身于不同军人家庭之中,体味这些“特殊”家庭的甜蜜与酸辛。军人家庭的“特殊”,主要体现在丈夫在家庭生活中的缺位状态,如许诺因丈夫外出任务赶不回来,用“视频婚礼”的方式完成了结婚仪式;杨瑛结婚后因丈夫远在边关,一个人担起了家庭的重担,即使临产也要亲力亲为准备好待产用具;梅倩要生产时正值暴雨,而丈夫受命抗洪,家中无人,是大院军嫂们协力把她送到了医院……作者在情节安排上,注重运用戏剧性冲突,使人与自我、人与人的矛盾在大致相当的力量角逐,再通过一个个事件和插曲将冲突推至高潮直至被解决,最终呈现给读者更为合理的叙述效果。

在人物塑造上,作者力图主次分明且立体可感。如军嫂许诺、梅倩、陈佳瑶等,从她们身上,读者可以察觉到人物的性格及心理变化;而对次要人物,作者突出人物身上占支配地位的性格特征,如对白雨、杨瑛洁等人物的塑造。勒内·韦勒克曾在《文学理论》中说:“塑造人物最简单的方式是给人物命名”。作品中,“许诺”不仅是主人公的名字,也代表着军人夫妻间相互守护的温情诺言以及军人担当使命、以身许国,军嫂深明大义、保障后方的大爱誓言。

小说的长处在于它能细腻描写心理生活。在主人公许诺的视角下,我们认识了有着不同性格、不同际遇却始终坚守后方的军嫂群体。作者注重摹写人物的内心变化,用人物不同时期的心理活动使人物的动机与行动变得有迹可循。另外,作者将会在日常生活中上演的事件安排到军人家庭中,给读者以真实亲切之感,拉近读者与文本的距离。在作者笔下,军嫂群体、军人家庭是千千万万普通家庭中的一部分,以爱与责任为内核,以柴米油盐为依托,只是这一群体相较于普通家庭,团聚不易、相守不易、坚持更不易,在这其中,还需要有奉献、包容以及对家国的大爱为支撑。

作者以时间为轴,平铺直叙,以主人公许诺和丈夫陆骏的感情发展为线索,在时间推移中表现主人公许诺的心路成长经过。许诺的父亲是援藏军医,在家庭中常年处于缺位状态,许诺从小就见证母亲独自持家的不易,故而很抵触成为军人的妻子。当爱情来临,许诺因陆骏的军人身份摇摆不定。当时正值她在非洲参加无国界医生组织,那里战火纷飞。队友于亚楠不幸牺牲后,许诺深感和平的可贵,也对护卫和平的军人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尊崇。她终于正视内心,与陆骏结为夫妻。搬到部队大院后,许诺褪去了柔弱与自矜,带着对丈夫的包容与体谅,对生活的热爱与坚守,成为了一名合格的军嫂。作者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将这种成长娓娓道来,没有华丽语言、生动修饰、含蓄隐喻,而是通过一个个细节描写展现人物的成长变化,使人物的成长轨迹显得自然流畅、符合情理。

在文本叙述中,作者把时间线从许

艺术塑造军嫂群像

■王泽鹏

诺好友杨瑛结婚拉至许诺怀孕,整个故事有几年年的时间跨度;而在叙述过程中,作者控制着文本的经验时间,如许诺从参加无国界医生组织到回国与陆骏重逢,作者可以寥寥几笔带过半年时光,也可以用两三章去描写一场冲突的酝酿与爆发。文本中有关时间的安排,使故事详略得当,可读性增强。

作品的受众是广泛的,军人、军嫂乃至与军旅无关的普通读者,都能通过这部作品,对军人家庭、军人使命、军嫂奉献有更为深入的理解。川藏线从四川雅安到西藏拉萨全长1958公里,历时4年零8个月竣工;在这其中,需翻越高山,跨过激流;川藏线的每一里路,就有一位捐躯的战士;而鲍雅琴的丈夫,就牺牲于此;她与丈夫刚结婚,就要去参加丈夫的葬礼。遭遇暴雨,院里的官兵穿着雨衣整齐列队,往广场方向跑去;而此时恰逢军嫂梅倩生产,其他军嫂淋着大雨,抬扶着产妇,将其送到最近的军区医院。大院的周阿姨,其丈夫是武警消防员,在十年前救火时牺牲,他们的儿子也曾是军人,可在地震救援中受到心理创伤,从此只像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在文本中,作者通过人物之间的对话与许诺视角的观察思考,将一个军人家庭的故事向读者一一展开。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艺术呈现了生活的真实,不论是对部队大院里军嫂群体的生动刻画,还是对军人群体的描摹,抑或是对军人家庭幸福与艰辛、无奈与不舍的一系列侧面表达都真实可感,使作品人物血肉饱满;部队大院中一幕幕戏剧性的冲突、人物之间一场场情感上的交锋以及对结尾和谐圆满理想化生活的处理,都是作者别出心裁的艺术创造,也使故事情节更为跌宕,人物更为鲜活。作者将二者结合起来,使情节符合生活的内在逻辑,人物符合自身发展的性格轨迹,最终达到艺术的真实。

在作品的最后,许诺组织院里的孩子去学哑语学校与那里的孩子互动学习,孙艳带领孩子们去学古汉语古诗词,陈佳瑶带领家属们练形体,李芳芳带领大家学太极,乐乐带孩子们在广场跳舞……一切都那样生机勃勃、温暖和煦。

正如作者所言:“很多人说,军人不是个人牺牲,是千千万万家庭的牺牲。军嫂们虽然没有身在保家卫国的第一线,但是一直在后方保障着家的和谐与温暖。”《许诺》不只讲述了主人公一人的成长历程,更是对万千军嫂群像的生动描摹,是一群有觉悟、顾大局女性群体的缩影,彰显着军嫂的精神气质,为大众了解军嫂群体提供了生动注脚。

长征

第5948期

